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二十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

枝在牆東花在西，自從落地任風吹。 枝無花時還再發，花若離枝難上枝。

這四句乃昔人所作棄婦詞。言婦人之隨夫，如花之附於枝。枝若無花，逢春再發；花若離枝，不可複合。勸世上婦人，事夫盡道，同甘同苦，從一而終，休得慕富嫌貧，兩意三心，自貽後悔。

且說漢朝一個名臣，當初未遇時節，其妻有眼不識泰山，棄之而去，到後來悔之無及。你說那名臣何方人氏？姓甚名誰？那名臣姓朱，名買臣，表字翁子，會稽郡人氏。家貧未遇，夫妻二口，住於陋巷蓬門。每日買臣向山中砍柴，挑至市中，賣錢度日。性好讀書，手不釋卷，肩挑柴擔，手裡兀自擒著書本，朗誦咀嚼，且歌且行。市人聽慣了，但聞讀書之聲，便知買臣挑柴擔來了。可憐他是個儒生，都與他買。更兼買臣不爭價錢，憑人估值，所以他的柴比別人容易出脫。一般也有輕薄少年及兒童之輩，見他又挑柴，又讀書，三五成群，把他嘲笑戲侮，買臣全不為意。

一日，其妻出門汲水，見群兒隨著買臣柴擔，拍手共笑，深以為恥。買臣賣柴回來，其妻勸道：「你要讀書，便休賣柴；

要賣柴，便休讀書。許大年紀，不癡不顛，卻做出恁般行徑，被兒童笑話，豈不差死！」買臣笑道：「我賣柴以救貧賤，讀書以取富貴，各不相妨，由他笑話便了。」其妻笑道：「你若取得富貴時，不去賣柴了。自古及今，那見賣柴的人做了官？

卻說這沒把鼻的話！」買臣道：「富貴貧賤，各有其時。有人算我八字，到五□歲上，必然發跡。常言『海水不可斗量』，你休料我。」其妻道：「那算命先生，見你癡顛模樣，故意耍笑你，你休聽信。到五□歲時，連柴擔也挑不動，餓死是有分的，還想做官！除是閻羅王殿上少個判官，等你去做！」

買臣道：「姜太公八□歲尚在渭水釣魚，遇了周文王，以後車載之，拜為尚父。本朝公孫弘丞相，五□九歲上還在東海牧豕，整整六□歲，方才際遇今上，拜將封侯。我五□歲上發跡，比甘羅雖遲，比那兩個還早。你須耐心等去。」其妻道：「你休得攀今弔古。那釣魚牧豕的，胸中都有才學。你如今讀這幾句死書，便讀到一百歲，只是這個嘴臉，有甚出息，晦氣做了你老婆！你被兒童恥笑，連累我也沒臉皮！你不聽我言拋卻書本，我決不跟你終身，各人自去走路，休得兩相耽誤了。」買臣道：「我今年四□三歲了，再七年，便是五□。前後長短，你就等耐，也不多時。直恁薄情，舍我而去，後來須要懊悔。」其妻道：「世上少甚挑柴擔的漢子？懊悔甚麼來？我若再守你七年，連我這骨頭不知餓死於何地了！你倒放我出門，做個方便，活了我這條性命！」

買臣見其妻決意要去，留他不住，歎口氣道：「罷！罷！只願你嫁得丈夫，強似朱買臣的便好！」其妻道：「好歹強似一分兒！」說罷，拜了兩拜，欣然出門而去，頭也不回。買臣感慨不已，題詩四句於壁上云：

嫁犬逐犬，嫁雞逐雞。

妻自棄我，我不棄妻。

買臣到五□歲時，值漢武帝下詔求賢。買臣到西京上書，待詔公車。同邑人嚴勸薦買臣之才。天子知買臣是稽人，必知本土民情利弊，即拜為會稽太守，馳驛赴任。會稽長吏聞新太守將到，大發人夫，修治道路。買臣妻的後夫亦在役中。

其妻蓬頭跣足，隨伴送飯，見太守前呼後擁而來，從旁窺之，乃故夫朱買臣也。買臣在車中，一眼瞧見，還認得是故妻，遂使人招之，載於後車。到府第中，故妻羞慚無地，叩頭謝罪，買臣教請他後夫相見。

不多時，後夫喚到，拜伏於地，不敢仰視。買臣大笑，對其妻道：「似此人未見得強似我朱買臣也。」其妻再三叩謝，自悔有眼無珠，願降為婢妾，伏事終身。買臣命取水一桶，潑於階下，向其妻說道：「若潑水可復收，則汝亦可複合。念你少年結髮之情，判後園隙地，與汝夫婦耕種自食。」其妻隨後夫走出府第，路人都指著說道：「此即新太守夫人也。」於是羞極無顏，到於後園，遂投河而死。有詩為證：

漂母尚知憐餓士，妾妻忍得棄貧儒。

早知復水難收取，悔不當初任讀書。

又有一詩，說欺貧重富，世情皆然，不止一買臣之妻也。

詩曰：

盡看成敗說高低，誰識蛟龍在污泥？

莫怪婦人無法眼，普天幾個負羈妻？

這個故事是妻棄夫的。如今再說一個夫棄妻的。一般是欺貧重富，背義忘恩，後來徒落得個薄倖之名，被人議論。

話說宋末紹興年間，臨安雖然是個建都之地，富庶之鄉，其中乞丐的依然不少。那乞丐中有個為頭的，名曰「團頭」，管著眾丐。眾丐叫化得東西來時，團頭要收他日頭錢。若是雨雪時，沒處叫化，團頭卻熬些稀粥，養活這伙乞丐，破衣破襖，也是團頭照管。所以這些乞丐，小心低氣，服著團頭，如奴一般，不敢觸犯。那團頭現成收些常例錢，一般在眾乞丐中放債盤利，若不嫖不賭，依然做起大家事來。他靠此為生，一時也不想改業。只是一件：團頭的名兒不好，隨你掙得有田有地，幾代發跡，終是個叫化頭兒，比不得平等百姓人家。出外沒人恭敬，只好閉著門自屋裡做大。雖然如此，若數著良賤二字，只說娼、優、隸、卒四般為賤流，倒數不著那乞丐。看來乞丐只是沒錢，身上卻無疤痕。假如春秋時伍子胥逃難，也曾吹簫於吳市中乞食；唐時鄭元和做歌郎唱蓮花落，後來富貴發達，一牀錦被遮蓋。這都是叫化中出色的。

可見此輩雖然被人輕賤，倒不比娼、優、隸、卒。

閒話休題。如今且說杭州城中一個團頭，姓金，名老大。

祖上到他，做了七代團頭了。掙得個完全全的家事，住的好房子，種的好田園，穿的好衣，吃的有好食，真個廩多積粟，囊有餘錢，放債使婢。雖不是頂富，也是數得著的富家了。那金老大有志氣，把這團頭讓與族人多癩子做了，自己現成受用，不與這伙乞丐歪纏。然雖如此，裡中口順，還只叫他是團頭家，其名不改。金老大年五□餘，喪妻無子，止存一女，名喚玉奴。那玉奴生得□分美貌。怎見得？有詩為證：

無瑕堪比玉，有態欲羞花。

只少宮妝扮，分明張麗華。

金老大愛此女如同珍寶，從小教他讀書識字。到□五六歲時，詩賦俱通，一寫一作，信手而成。更兼女工精巧，亦能調箏弄管，事事伶俐。金老大倚著女兒才貌，立心要將他嫁個士人。論來，就名門舊族中，急切要這一個女子也是少的，可恨生於團頭之家，沒人相求。若是平常經紀人家，沒前程的，金老大又不肯扳他了。因此高低不就，把女兒直捱到一□八歲，尚未許人。

偶然有個鄰翁來說：「太平橋下有個書生，姓莫，名稽，年二□歲，一表人才，讀書飽學，只為父母雙亡，家窮未娶。近日考中，補上太學生，情願入贅人家。此人正與令媛相宜，何不招之為婿？」金老大道：「就煩老翁作伐何如？」老翁領命，逕到太平橋下，尋那莫秀才，對他說了，「實不相瞞，祖宗曾做個團頭的，如今久不做了。只貪他好個女兒，又且家道富足。秀才若不棄嫌，老漢即當玉成其事。」莫稽口雖不語，心下想道：「我今衣食不週，無力婚娶，人可不俯就他家，一舉兩得？也顧不得恥笑。」乃對鄰翁說道：「大伯所言雖妙，但我家貧乏聘，如何是好？」領翁道：「秀才但是允從，紙也不費一張，都在老漢身上。」

鄰翁回覆了金老大。擇個吉日，金家倒送一套新衣穿著，莫秀才過門成親。莫稽見玉奴才貌，喜出望外，不費一錢，白白的得了個美妻，又且豐衣足食，事事稱懷。就是朋友輩中，曉得莫生貧苦，無不相諒，倒也沒人去笑他。

到了滿月，金老大備下盛席，教婦婿請他同學會友飲酒，榮耀自家門戶，一連吃了六七日酒。何期惱了族人多癩子。那癩子也是一班正理，他道：「你也是團頭，我也是團頭，只你多做了幾代，掙得錢鈔在手，論起祖宗一脈，彼此無二。姪子玉奴招婿，也該請我吃杯喜酒。如今請人做滿月，開宴六七日，並無三寸長一寸闊的請帖兒到我。你女婿做秀才，難道就做尚書、宰相，我就不是親叔公，教他大家沒趣！」叫起五六口人丐戶，一齊奔到金老大家裡來。但見：

開花帽子，打結衫兒。舊席片對著破氈條，短竹根配著缺糙碗。叫爹叫娘叫財主，門前只見喧嘩；弄蛇弄狗弄獼猴，口內各呈伎倆。鼓板唱楊花，惡聲聒耳；打磚搽粉臉，醜態逼人。一班潑鬼聚成群，便是鍾馗收不得。

金老大聽得鬧吵，開門看時，那癩子領著眾丐戶，一擁而入，嚷做一堂。癩子直奔席上，揀好酒好食只顧吃，口裡叫道：「快教姪婿夫妻拜叔公！」嚇得眾秀才站腳不住，都逃席去了，連莫稽也隨著眾朋友躲避。金老大無可奈何，只得再三央告道：「今日是我女婿請客，不干我事。改日專治一杯，與你陪話。」又將許多錢鈔分賞眾丐戶，又抬出兩甕好酒和些活雞、活鵝之類，教眾丐戶送去癩子家，當個折席。直亂到黑夜，方才散去。玉奴在房中氣得兩淚交流。這一夜，莫稽在朋友家借宿，次早方回。金老大見了女婿，自覺出丑，滿面含羞。莫稽心中未免也有三分不樂。只是大家不說出來。正是：

啞子嘗黃柏，苦味自家知。

卻說金玉奴只恨自己門風不好，要掙個出頭，乃勸丈夫刻苦讀書，凡古今書籍，不惜價錢買來，與丈夫看；又不吝供給之費，請人會文會講；又出資財，教丈夫結交延譽。莫稽由此才學日進，名譽日起，二□三歲發解，連科及第。

這日瓊林宴罷，烏帽宮袍，馬上迎歸。將到丈人家裡，只見街坊上一群小兒爭先來看，指道：「金團頭家女婿做了官也。」莫稽在馬上聽得此言，又不好攬事，只得忍耐。見了丈人，雖然外面盡禮，卻包著一肚子忿氣。想道：「早知有今日富貴，怕沒王侯貴戚招贅成婚，卻拜個團頭做岳丈，可不是終身之玷！養出兒女來，還是團頭的外孫，被人傳作話柄！如今事已如此，妻又賢慧，不犯七出之條，不好決絕。正是事不三思，終有後悔。」為此心中怏怏，只是不樂。玉奴兒遍問而不答，正不知甚麼意故。好笑那莫稽，只想著今日富貴，卻忘了貧賤的時節，把老婆資助成名一段功勞，化為春水。這是他心術不端處。

不一日，莫稽謁選，得授無為軍司戶。丈人治酒送行。此時眾丐戶料也不敢登門吵鬧了。喜得臨安到無為軍，是一水之地。莫稽領了妻子，登舟赴任。行了數日，到了彩石江邊，維舟北岸。其夜月明如畫，莫稽睡不能寐，穿衣而起，坐於船頭玩月。四顧無人，又想起團頭之右，悶悶不悅。忽動一個惡念：除非此婦身死，另娶一人，方免得終身之恥。心生一計，走進船艙，哄玉奴起來看月華。

玉奴已睡了，莫稽再三逼他起身。玉奴難逆丈夫之意，只得披衣，走至馬門口，舒頭望月，被莫稽出其不意，牽出船頭，推墮江中。悄悄喚起舟人，吩咐快開船前去，重重有賞，不可遲慢！舟人不知明白，慌忙撐篙蕩槳，移舟於□里之外。

住泊停當，方才說：「適間奶奶因玩月墜水，撈救不及了。」即將三兩銀子賞與舟人為酒錢，舟人會意，誰敢開口。船中雖跟得有幾個蠢婢子，只道主母真個墜水，悲泣了一場，丟開了手，不在話下。有詩為證：

只為團頭號不香，忍因得意棄糟糠，天緣結髮終難得，贏得人呼薄倖郎。

你說事有湊巧，莫稽移船去後，剛剛有個淮西轉運使許德厚，也是新上任的，泊舟於彩石北岸，正是莫稽先前推妻墜水處。許德厚和夫人推窗看月，開懷飲酒，尚未曾睡。忽聞岸上啼哭，乃是婦人聲音，其聲哀怨，好生不忍。忙呼水手打看，果然是個單身婦人，坐於江岸，便教喚上船來，審其來歷。原來此婦正是無為軍司戶之妻金玉奴。初墜水時，魂飛魄蕩，已拼著必死。忽覺水中有物，托起兩足，隨波而行，近於江岸。玉奴掙扎上岸，舉目看時，江水茫茫，已不見了司戶之船，才悟道丈夫貴而忘賤，故意欲溺死故妻，別圖良配。如今雖得了性命，無處依棲，轉思苦楚，以此痛哭。見許公盤問，不免從頭至尾，細說一遍。說罷，哭之不已。連許公夫婦都感傷墜淚，勸道：「汝休得悲啼，肯為我義女，再作道理。」玉奴拜謝。許公吩咐夫人取乾衣替他通身換了，安排他後艙獨宿。教手下男女都稱他小姐。又吩咐舟人不許洩漏其事。

不一日，到淮西上任。那無為軍正是他所屬的地方，許公是莫司戶的上司，未免隨班參謁。許公見了莫司戶，心中想道：「可惜一表人才，幹恁般薄倖之事！」約過數月，許公對僚屬說道：「下官有一女，頗有才貌，年已及笄，欲擇一佳婿贅之。諸君意中，有其人否？」眾僚屬都聞得莫司戶青年喪偶，齊聲薦他才品非凡，堪作東牀之選。許公道：「此子吾亦屬意久矣，但少年登第，心高望厚，未必肯贅吾家。」眾僚屬道：「彼出身寒門，得公收拔，如蒹葭依玉樹，何幸如之。豈似人贅為嫌乎？」許公道：「諸君即酌量可行，可與莫司戶言之。但云出自諸公之意，以探其情，莫說下官，恐有妨礙。」

眾人領命，遂與莫稽說知此事，要替他做媒。莫稽正要攀高，況且聯姻上司，求之不得，便欣然應道：「此事全仗玉成，當效銜結之報。」眾人道：「當得，當得。」隨即將言回覆許公。

許公道：「雖承司戶不棄，但下官夫婦鍾愛此女，嬌養成性，所以不捨得出嫁。只怕司戶少年氣概，不相饒讓，或致小有嫌隙，有傷下官夫婦之心。須是預先講過，凡事容耐些，方敢贅入。」眾人領命，又到司戶處傳話。司戶無不依允。此時司戶比做秀才時節，一般用金花彩處為納聘之儀，選了吉期，皮鬆骨癢，整備做轉運使的女婿。

卻說許公先教夫人與玉奴說：「老相公憐你寡居，欲重贅一少年進士，你不可推阻。」玉奴答道：「奴家雖出寒門，頗知禮數。既與莫郎結髮，從一而終。雖然莫郎嫌貧棄賤，忍心害理，奴家各盡其道，豈肯改嫁，以傷婦節？」言畢，淚如雨下。夫人察他志誠，乃實說道：「老相公所說少年進士，就是莫郎。老相公恨其薄倖，務要你夫妻再合，只說有個親生女兒，要招贅一婿，卻教眾僚屬與莫郎議親。莫郎欣然聽命。」

只今晚入贅吾家。等他進房之時，須是如此如此，與你出這口嘔氣。」玉奴方才收淚，重勻粉面，再整新妝，打點結親之事。

到晚，莫司戶冠帶齊整，帽插金花，身披紅錦，跨著雕鞍駿馬，兩班鼓樂前導，眾僚屬都來送親。一路行來，誰不喝彩！正是：

鼓樂喧闐白馬來，風流佳婿實奇哉。

團頭喜換高門眷，彩石江邊未足哀。

是夜，轉運司鋪氈結彩，大吹大擂，等候新女婿上門。莫司戶到門下馬，許公冠帶出迎，眾官僚都別去。莫司戶直入私宅，新人用紅帕覆首，兩個養娘扶將出來。掌禮人在檻外喝禮，雙雙拜了天地，又拜了丈人丈母，然後交拜。禮畢，送歸洞房做花燭筵席。

莫司戶此時心中如登九霄雲裡，歡喜不可形容，仰著臉昂然而入。才跨進房門，忽然兩邊門側裡走出七八個老嫗、丫鬟，一個個手執籬竹細棒，劈頭劈腦打將下來，把紗帽都打脫了，肩背上棒如雨下，打得叫喊不迭，正沒想一頭處。莫司戶被打，慌做一堆蹭倒，只得叫聲：「丈人丈母救命！」

只聽得房中嬌聲宛轉，吩咐道：「休打殺薄情郎。且喚來相見。眾人方才住手。七八個老嫗、丫鬟，扯耳朵、拽胳膊，好似門賊戲彌陀一般，腳不點地，擁到新人面前。司戶口中還說道：「下官何罪？」開眼看時，花燭輝煌，照見上邊端端正正坐著個新人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故妻金玉奴。莫稽此時魂不附體，亂嚷道：「有鬼！有鬼！」眾人都笑起來。只見許公自外而入，叫道：「賢婿休疑。此乃吾彩石江頭所認之義女，非鬼也。」莫稽心頭方才住了跳，慌忙跪下，拱手道：「我莫稽知罪了，望大人包容之。」許公道：「此事與下官無干。只吾女沒說話就罷了。」玉奴唾其面，罵道：「薄倖賊！你不記宋弘有言：『貧賤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』當初你空手贅入吾門，虧得我家資財，讀書延譽，以致成名，僥倖今日。奴家亦望夫榮妻貴，何期忘恩負本，就不念結髮之情，恩將仇報，將奴推墮江心。幸得上天可憐，得遇恩爹提救，收為義女。倘然葬江魚之腹，你別娶新人，於心何忍？今日有何顏面，再與你完聚！」說罷，放聲而哭，千薄倖萬薄倖罵不住口。

莫稽滿面羞慚，閉口無言，只顧磕頭求恕。許公見罵得夠了，方才把莫稽扶起，勸玉奴道：「我兒息怒。如今賢婿悔罪，料然不敢輕慢你了。你兩個雖然舊日夫妻，在我家只算新婚花燭。凡是看我之面，閒言閒語，一筆都勾吧。」又對莫稽道：「賢婿，你自家不是，休怪別人。今宵只索忍耐，我教你丈母解勸。」說罷，出房去。不刻，夫人來到，又調停了許多說話。二個方才和睦。

次日，許公設宴管待新女婿，將前日所下金花彩幣，依舊送還，道：「一女不受二聘。賢婿前番在金家已費過了，今番下官不敢重迭收受。」莫稽低頭無語。許公又道：「賢婿常恨令岳翁卑賤，以致夫婦失愛，幾乎不終。今下官備員如何？

只怕爵位不高，尚未滿賢婿之意。」莫稽漲得面皮紅紫，只是離席謝罪。有詩為證：

癡心指望締高姻，誰料新人是舊人？

打罵一場羞滿面，問他何取岳翁新？

自此莫稽與玉奴夫婦和好，比前加倍。許公共夫人待玉奴如真女，待莫稽如真婿。玉奴待許公夫婦，亦與真爹媽無異，連莫稽都感動了，迎接團頭金老大在任所，奉養送終。後來許公夫婦之死，金玉奴皆制重服，以報其恩。莫氏與許氏世世為通家兄弟，往來不絕。詩云：

宋弘守義稱高節，黃允休妻罵薄情。

試看莫生婚再合，姻緣前定枉勞爭。